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

安徒生童话

〔丹麦〕安徒生 著
王雪纯 赵婷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172

安徒生童话

〔丹麦〕安徒生 著
王雪纯 赵婷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安徒生童话/(丹)安徒生著;
王雪纯,赵婷婷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
(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经典童话)
ISBN 978-7-5321-4848-6

I. ①安… II. ①安… ②王… ③赵… III. ①童话-
作品集-丹麦-近代 IV. ①I534.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951 号

丛书策划:黄育海 陈 征
项目统筹:姜逸青 韩伟国
徐如麒 尚 飞
责任编辑:方 铁
选题策划:尚 飞
装帧设计:董红红 高静芳

安徒生童话

〔丹〕安徒生 著

王雪纯 赵婷婷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5 字数 180,000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848-6/I·3793 定价:20.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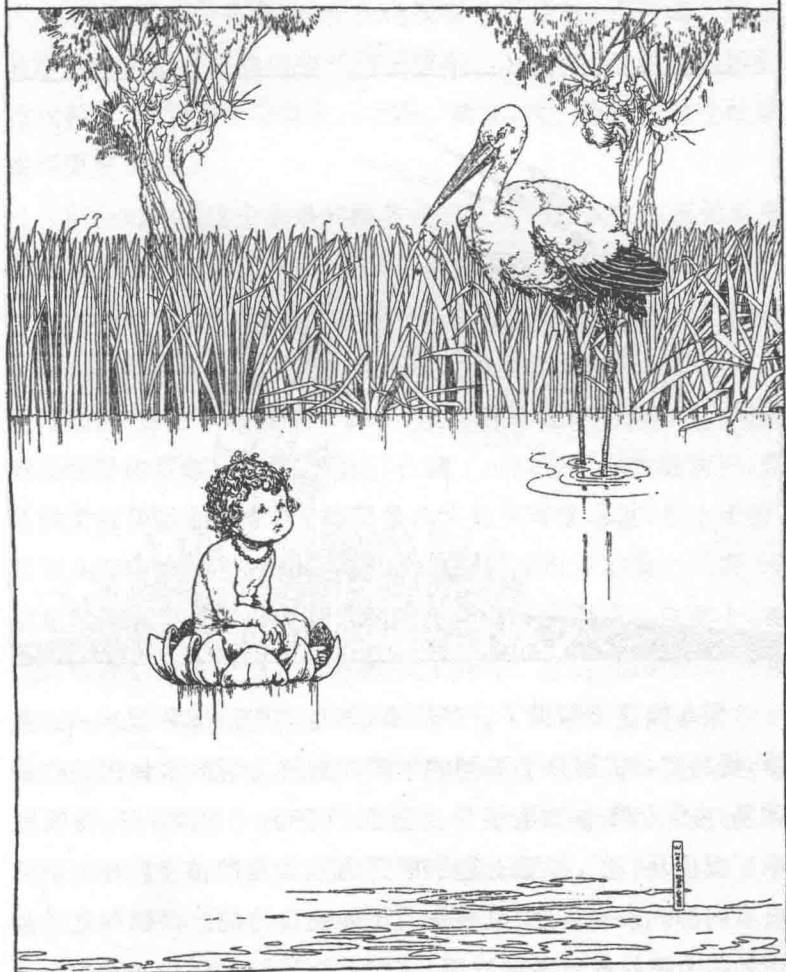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

沼泽王的女儿	2
✓ 拇指姑娘 ✓	49
白雪皇后	67
妖山	114
(两对) ✓ 小美人鱼	125
（女儿） 鹤鸟	157
夜莺 ✓	165
野天鹅的故事	181

目录

✓豌豆公主	204
红鞋子	208
✓皇帝的新装	219
跳高比赛	226
牧羊女和扫烟囱工	233
✓丑小鸭	240
✓顽皮的孩子	255

THE MARSH KING'S DAUGHTER



沼泽王的女儿



鹤鸟给孩子们讲了许多故事，都是关于沼地和湿地的。通常，鹤鸟都会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理解力对故事作出适当的调整。因为最小的孩子只要听到“叽叽——喳喳——啁啁啾啾！”就很开心了，甚至还觉得很了不起；大点的孩子就想要听到有点内涵的故事，至少也得是关于他们自己的。在鹤鸟之中流传的两个最长最古老的故事，其中一个我们已经很熟悉了——那个关于摩西的故事。摩西被母亲放在了一个蒲草箱子里，漂流在尼罗河上，后来被国王的女儿发现了，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最终成为一个伟人。没有人知道他被葬在什么地方。这个故事

大家都听过了。

不过，第二个故事，到现在也没有人听说过；或许因为这个故事都是在鹳鸟家族内部流传下来的。几百年来，鹳鸟妈妈们世代相传，她们一个讲得比一个好。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好。

第一对知道这个故事的鹳鸟夫妇夏季的时候住在温德斯塞尔沼地旁维京人的圆木木屋上面，如果再说得详细一点，是在日德兰半岛斯卡恩附近的耶令郡内。直到现在，那个地方仍然有一片巨大的沼地。你可以在地图册上找到那个地方。那里曾是一片海洋，后来海底慢慢升高了；现在它又延伸了几英里，周围都是潮湿的草地和泥泞的沼泽，长满了可以变成泥炭的青苔、野生的黄莓和矮小的树木。那里差不多总是雾霭浓重，七十年前，甚至还有狼群出没。这样的地方，名副其实可以称得上荒野，可以想象几千年前那里有多少的沼泽和海洋。在那片荒地上，现在可以看到的景象与几千年前并无两样。是的，那时的芦苇和现在一样，一样的高度，一样的长叶子，一样紫棕色绒毛般的花朵；白桦树也和现在一样，一样的白色树皮，一样疏疏落落的漂亮叶子；至于那些生物呢，飞虫也一样带着轻薄透明的翅膀，鹳鸟也一样穿着白底带黑的衣服和红色长筒袜。但是，那时人们的穿着样式却与现在有所不同。不过，无论是贫穷的农民还是自由的猎人，一旦踏上那片沼地，几千年前的遭遇和现在绝没什么不同——他会沉下去，一直沉到大家所谓的沼泽王那里去。沼泽王统治着伟大的沼泽王国，有时也被称为泥沼王，我们现在就按照鹳鸟们的叫法——沼泽王。关于他的统治，人们知道的



极少,不过这倒也无妨。

那个维京人的圆木木屋就在沼地附近,紧贴着林姆海湾,有着石头铺成的地下室和两层高的塔楼。鹳鸟妈妈就在这个木屋房顶上筑了窝,坐在那里孵蛋,并深信一定能孵出健健康康的鹳鸟宝宝。

一天晚上,鹳鸟爸爸在外面待了很长时间,到家的时候,神色十分慌张。

“告诉你一个可怕的消息!”他对鹳鸟妈妈说。

“冷静点!”她说,“我在孵蛋呢,别惹我心烦,对宝宝不好!”

“你一定得知道!”他说,“她到这里来了,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到这里来了。她冒险旅行到了这里,但是又不见了!”

“怎么回事,她可是仙女的后裔啊!快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你知道我孵蛋的时候可受不了等待的。”

“听着,妈妈。正像你告诉我的那样,她相信了医生的话——这片沼地上的花可以治好她父亲的病,所以她就穿着天鹅羽衣飞到了这里。还有另外两个公主,也穿着羽衣——她们每年都要来北方沐浴,以恢复青春。她来了,可是又不见了!”

“怎么这么啰嗦!”鹳鸟妈妈说,“这些蛋会受凉的!你把我弄得紧张了起来,我可受不了!”

“我看到了,”鹳鸟爸爸说,“晚上,我去了芦苇丛,那里的沼地我可以站得住。然后来了三只天鹅,我看到她们飞行的样子,感觉有点不对劲,就想,‘看啊,这不是真正的天鹅,只是天鹅的羽衣。’你可以感觉出来,妈妈,就像我一样;你可以感觉出来她们是不是真的天鹅。”

“当然了！”她说，“快点告诉我公主怎么了，别再讲天鹅羽衣了，我都听得不耐烦了！”

“沼地的中央，你知道的，”鹤鸟爸爸说，“很像一个湖，站的高一点就能看见湖的一部分，在那里，芦苇丛和绿色的泥沼旁边，有一截又老又粗的树桩。三只天鹅就停在那上面，扇动着翅膀，向四周环视着。其中一个脱掉了身上的羽衣，我立刻便认出她就是我们埃及主人的公主！她坐下来，除了一头乌黑的长发，身上什么都没有穿。我听到她说请另外两位帮她看着羽衣，她要跳下水去摘下那朵花，她已经看见了。她们点点头，然后衔起了那件柔软的羽衣。‘她们拿它做什么呢？’我想；她肯定也正想问这个问题，可是她们拿着她的羽衣飞到天上去了！‘沉下去吧！’她们大喊，‘永远也别想穿天鹅羽衣了；永远也别想回到埃及了！就待在沼地里吧！’说完她们把她的羽衣撕成了碎片，羽毛四散开来，就像下雪一样，这两个不守信用的公主就飞走了！”

“真是太可怕了！”鹤鸟妈妈说，“我都不忍心听，快告诉我，还发生了什么事？”

“公主伤心地哭了起来，她的眼泪落在了老树桩上，老树桩动起来了——这个老树桩就是住在这片沼地的沼泽王。我看见树桩不再是一根树桩了，因为它伸出了长长的沾满烂泥的树枝，就像是手臂一样。那个可怜的女孩吓了一跳，一下跳到了泥污的沼地里，那沼地连我都承受不住，更何况她呢。于是她就沉了下去，连同那根老树桩——就是那根树桩把她拉下去的。然后，湖面上冒出了几个又大又黑的气泡，她就不见了。她陷进了沼地里，再也不能带着那朵花回到埃及去了。你肯定不忍心看到



这一幕的,妈妈!”

“现在这种时候,你真不应该告诉我这些,会影响这些蛋的。公主会保护好自己,肯定也会有人帮助她的!不过要是你和我遇到这种事情,就完了。”

“我每天都会去那里看看的,”鹤鸟爸爸说。他真的这么做了。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看见沼地底下冒出了一根绿梗子,绿梗子到达水面的时候,长出了一片叶子,叶子越长越宽,最后叶子旁边还长出了一个花骨朵。后来的一天早晨,鹤鸟飞过的时候,看到花骨朵在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慢慢盛开出一朵美丽的花来,在花的中央,躺着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就好像刚刚出浴一样。这个小女孩很像埃及的那位公主,一开始鹤鸟以为就是那个公主变成了婴儿。但是后来他仔细想了一想,觉得这应该是公主和沼泽王的女儿,所以才会躺在睡莲上面。

“她不能就在这儿躺着啊,”鹤鸟爸爸想,“可是家里的孩子已经太多了。有了!维京人的妻子没有孩子,她一直想要一个呢。人们都说小孩子是我送去的,这次我倒真的送起来了!我要把孩子送到维京人的妻子那里,他们见到孩子肯定要高兴极了!”

于是,鹤鸟带着小女孩,飞向了圆木木屋,用嘴在报纸糊的窗门上戳了个洞,把孩子送到了维京人妻子的怀里,然后就急忙飞回鹤鸟妈妈那里告诉她这件事。小鹤鸟们也听见了,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





“你看，公主没有死。她把她的孩子送了上来，现在孩子也有了家了。”

“是啊，我从一开始就说了。”鹤鸟妈妈说，“现在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我们快要开始迁徙了，我的翅膀下面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布谷鸟和夜莺都已经离开了，我听鹤鹑说，不久就起顺风，咱们的孩子肯定能通过训练的，我确信。”

维京人的妻子早上起来，发现身边多了一个漂亮的婴孩，的确高兴极了。她亲吻着、爱抚着这个孩子，孩子却大哭大叫，奋力地蹬着双腿、伸着胳膊，看起来好像很难受。最后，她哭累了，渐渐进入了梦乡。她睡着的样子简直太漂亮了。

维京人的妻子感觉很高兴、很开心、很满足，她不禁开始期待自己的丈夫和他的部下也能像这个小家伙一样不知不觉地就突然回来了，于是她和全家人开始忙着把家里收拾整齐。她和女仆们织成的长长的彩色挂毯——上面织着她们所信仰的神的图案，分别叫做奥丁、托尔、弗雷娅——现在挂了起来；奴隶们把用来装饰的老盾牌擦得锃亮；长椅上铺上了坐垫，大厅中央的壁炉旁边堆放着干燥的木柴，以备随时起火；维京人的妻子也亲自参与到这些工作当中去，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她感到十分疲倦，夜里睡得很香。

天快亮的时候，她吓坏了，孩子不见了！她跳下床，点燃了一根木柴，四处寻找。她看见床脚旁边趴着一只非常丑的蛤蟆！她感到很恶心，拿起一根粗棍子想要打死它，但是却惊讶地看到那只蛤蟆正在用一种非常奇怪和伤心的眼神看着她，就不忍心再去打它。她继续向四周环视；蛤蟆发出一声微弱、悲伤的叫

声。她吓坏了，急忙从床边跳到了窗户那里，打开了窗户。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床上，也照在那只大蛤蟆身上。忽然间，蛤蟆的大嘴开始缩小，变成粉嫩的小嘴；四肢逐渐变成可爱的形状。现在躺在那里的又是自己可爱的孩子，不再是那个可怕的蛤蟆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大喊，“难道我是在做噩梦吗？这不就是我那可爱的孩子吗！”她亲吻着孩子，把孩子紧紧地按在了胸口；可是这个小家伙还是一直挣扎着、踢打着，就像一只小野猫似的！

那天维京人并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回家；虽然他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但却是逆风前行，因为吹的是北风，有利于鹳鸟飞向南方。一个顺风，一个肯定是逆风。

又过了两天两夜，维京人的妻子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的小孩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孩子身上的魔咒真的非常可怕。白天的时候，孩子看起来就像光明的天使一样漂亮、可爱，可是性情却非常叛逆、暴躁。到了晚上，她就变成一只丑陋的蛤蟆，安静、忧伤，眼睛里写满了痛苦。她有两种性格，随着身体形状的变化而轮流变化着。鹳鸟送来的这个孩子，白天的身形像她的生母，却是生父一般的性格；晚上就拥有生父的身形，身体里面却藏着生母的意识 and 思想。谁能把她从这种魔咒中解救出来呢？维京人的妻子愁绪满怀、忧虑不安，想到自己的处境，心情非常沉重。她觉得，等丈夫到家了，肯定不能把孩子的情況告诉他，不然他知道了就会按照当地的习惯，把孩子放在马路上，等待别人把她抱走。她不会忍心这么做：所以决定只让丈夫在白天看见孩子。



一天早上，屋顶上传来了鹤鸟拍动翅膀的声音。头天晚上，一百多对鸟儿因为训练非常劳累，晚上都在屋顶睡着了，现在他们开始起身，准备飞向南方去。

“大家准备好了吗，男人们？妻子们？孩子们？”他们大声喊着。

“哎呀，我感觉好轻快！”年轻的鹤鸟们说，“全身骨头都在咔咔作响，身体里就好像塞满了青蛙一样！我们就要飞到国外去啦，真是太好了！”

“好好飞，跟上大家！”爸爸和妈妈说，“别总是叽叽喳喳的；胸口会喘不过气的！”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

与此同时，沼地上传来一声号响。维京人和他的部下已经登陆了，他们满载着从高卢海滨抢回来的战利品，那些高卢人和英国人一样，恐惧地唱着“上帝啊，请拯救我们，不再受北方人的侵扰吧！”此刻沼地附近维京人的堡垒热闹非凡。一大桶蜂蜜酒搬到了大厅里；大火燃了起来；人们杀了马匹；都在庆祝这胜利的时刻。异教祭司将温热的鲜血泼洒在奴隶们身上，以让他们重获新生；火焰熊熊燃烧；房屋里面烟雾缭绕；烟灰从横梁上面落下来——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他们邀请了许多客人，收到许多贵重的礼物。他们忘记了阴谋和背叛，举杯痛饮，彼此将啃过的骨头扔到对方脸上——他们在快乐地打闹。游吟诗人——他们的乐师，也是一名战士，见证了他们的汗马功劳，在此为他们献唱一曲——唱出了战士们所有的英雄伟绩、勇猛无畏。曲子每一段结尾都重复着：

“财富、亲友、生命都难永久，

唯有战士的荣耀永垂不朽。”

他们击着盾牌，用刀子和拳头敲打着桌子，一片欢呼雀跃。

维京人的妻子坐在开放式宴会厅的十字长椅上，穿着丝质长袍，带着金镯子和琥珀珠子。她穿上了正式、华贵的装束，乐师为她唱了歌，唱出了她带给她富有丈夫的黄金宝藏。维京人看到那个漂亮的孩子高兴极了，因为白天的时候这个孩子简直太可爱了。他看到孩子粗野的性格，更是开心，说孩子长大了可以成为一名正义的女战士，就像他的战士那样去战斗。当一双熟练的手开玩笑地拿出锋利的剑去削孩子的睫毛，孩子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大桶蜂蜜酒已经喝光了，然后又搬来一桶。大家都喝得很痛快，因为这些人都很能喝。有一句谚语说：“母牛知道何时从牧场回到牛棚，傻瓜却不知道何时不能再喝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但是说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还有一句谚语说：“再受欢迎的好朋友在别人家待久了，别人也会感觉厌烦的。”但是他们还是待在这里，吃着上等的肉食，喝着上等的蜂蜜酒：简直太美好了！——奴隶们睡在还有余热的灰烬里，舔着浸过油脂的手指。啊，这样的时光真是一种享受！

那年，秋风刮得很凶猛，维京人又一次出征了。他带领他的部下来到了英国海岸——用他的话说就是“只需过到海的另一边”；他的妻子和小孩留在家里。说实话，这位养母不久就开始更喜欢那个带着温柔眼神、总是深深叹息的不幸蛤蟆，而不是那个总是踢打挣扎的漂亮孩子。



朦胧潮湿的秋雾——“无嘴兽”——吞噬着森林和沼地；“没有羽毛的鸟儿”——雪花——漫天飞舞；冬天就要到了。麻雀占据了鹳鸟的窝，谈论着离去的鹳鸟主人。鹳鸟爸爸妈妈和孩子们去了哪里呢？他们已经到达埃及，那里有温暖的阳光，就像这里晴朗的夏日。罗望子和洋槐花开得正艳，一轮新月在寺庙的塔顶上洒下皎洁的月光；细长的塔顶上栖息着许多对鹳鸟，他们经过了漫长的旅程，在这里停了下来。成群的鹳鸟在被人遗忘的城市和寺庙巨大的柱子上、残破的拱门上筑起了窝。枣椰树高高的树顶上长出繁茂的叶子，就好像想要遮住耀眼的阳光。清澈的天空下，灰白色的金字塔在沙漠中高耸着；鸵鸟飞快地跑着，蜷伏的狮子睁着巨大而智慧的眼睛注视着半埋在沙子里的大理石狮身人面像。尼罗河的潮水已经退去；河床上到处都是青蛙；鹳鸟们觉得这是这个国家最值得看的东西。年幼的小鹳鸟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不可思议。

“在这个温暖的国度，总能看到这么美的风景！”鹳鸟妈妈说；年幼的小鹳鸟开始想要看到更多的东西了。

“还有别的东西可以看吗？”他们说，“我们可以再走得远一点，深入国内去吗？”

“没有比这更好看的了，”鹳鸟妈妈说，“绿色的边界那边只有一个野森林，里面树木密集，带刺的藤蔓将树木们缠绕在了一起。只有大象粗笨的脚才能开出一条路来，对我们来说那里的蛇太大了，蜥蜴也非常危险。如果到沙漠里去，晴天的时候眼里会进满了沙子，要是起了大风，就会被埋在沙丘里。我们不能去那边，这里是最好的地方了。这里有青蛙和蝗虫。我要在这里